

雾游崆峒山

李炳奎(太白湖新区)

我总觉得,有些山需要隔着云雾去看,譬如崆峒。真容不显,反倒见了风骨。此行,我便有幸撞见了这样一场大雾。

车停中台后,只见乳白色的混沌,将山峦、林木与殿宇的飞檐一口吞噬,而那道天梯,则在茫茫白雾中,向着不可知的深处蜿蜒。我扶着冰凉的铁索,一步一步向上攀。雾仿佛有隔音的魔力,将尘嚣滤得干净,连心跳也听得分明。

及至登上香山主峰,立在崖边,放眼望去,依旧是那派固执的、密不透风的灰白。据说晴日里,可见群山如海,泾河如带,城镇田舍,尽收眼底。可此刻,无论轩辕黄帝问道的宫观,还是秦皇汉武登临的遗迹,都隐没在这巨大的帷幕之后。

我倒不觉得沮丧。既来之,则安之。看不清山的真容,便看雾的变幻,也是一样。雾并非死寂,它缓缓流着,时而聚拢,厚得像一堵墙;时而散开一线,让你恍惚觉得后边有什么巨物的轮廓要显现,可凝神再看时,却又只剩流动的白。这崆峒山,仿佛一位得道的真仙,故意披上宽博无比的素白道袍,将一切锋芒与色彩敛起,只让你感受它的“存在”,而非它的“形貌”。

风来了,带着飏飏的凉意,将雾吹开些缝隙。那一瞬,脚下深谷里,仿佛有墨绿的树影一闪,但未及看清,乳白的浓雾便又漫卷而来,将那一点破绽密密缝好。我忽然想,那闻名遐迩的崆峒武术,其精髓怕也不在一招一式的刚猛,而在于这般圆转如意、虚实相生的境界罢。刚者易折,而这雾,无孔不入,无所不包,你打它不着,冲它不破,它却将你温柔地、严实地包裹。

下山的路,依旧在雾中。此番登临,虽未得见真山真水,却也算与这“西来第一山”,在它的元神里,悄悄地会了一面。那满山的古迹与传说,倒因着这雾,在我的心里活泛了起来,比亲眼所见,似乎还多了几分缥缈的意趣。

醉在秋光里

陈玉玲(兖州)

倘若四季皆有笔触,兖州龙湖湿地的秋日,便是一幅徐徐展开的淡彩长卷。

一入公园,视野豁然开朗。秋空澄澈如一方反复浣洗的素绸,明净得让人心神轻盈。道旁,金菊与一串红交织成锦带,热烈地漫向泗河岸畔。垂柳依依,柔枝点水,悄然将人引入潋滟水光之中。

龙湖湿地的秋,并非泼洒的浓烈,更像一位含蓄的丹青妙手,以水调墨,在素绢上点染出的清雅。

岸边的杨柳,仍固执地留着夏末最后的绿意,温柔地垂向水面,如美人慵懒的长发。风起时,千万柳丝齐舞,划出细密温柔的涟漪。绿意未褪,路旁的菊已竞相绽放,而梧桐与杏树,更迫不及待地披上金黄。那黄在秋阳下斑斓耀眼,或疏落散于柳荫,或整片聚在河湾,倒映水中。

目光越过水面,成片的蒹葭立于浅滩,顶着蓬松的银白穗子,在风中齐刷刷摇曳,发出细弱如梦呓的声响。此情此景,让人恍然——那《诗经》中在水一方的“伊人”,或许,就是这安详的秋日本身。

我们沿着红色跑道缓步前行,身旁是悠闲的人群:牵着孩子的父母笑语盈盈,并肩的好友低声交谈,戴耳机的青年慢跑而过。秋风如一把细筛,滤去了尘世喧嚣与心头焦躁,只留下清甜的水汽与草木微香。

前方的寻芳亭静立一隅,飞檐斗拱,默默俯视着泗水清波。亭柱上的楹联“一水静谧不舍昼夜润古郡,龙湖潋滟无边光景秀今兖”,早已与景色相融。秋风吹拂,亭角铜铃轻响,仿佛提醒着每一个驻足者:此间,便是诗与远方。

不觉暮色悄至。我们顺着来路向园外走去,每一步都像踩在时光温存的絮语上。频频回首,那静默的亭台、渐远的水色、漫天流泻的霞光,仿佛都被一一叠好,轻轻装进了记忆的行囊。

带着这份被秋日酿得醇厚的静谧与醉意,我们满怀,皆是温柔。

我家就在岸上住

韩宗前(嘉祥)

“一条大河波浪宽,风吹稻花香两岸……”这歌声里唱的,仿佛就是我的家。古老的京杭大运河,从家门前缓缓流过,千年不息。她流走了两岸的荒芜与苦难,也流来了如今的丰饶与安宁。

我们这儿,旧称南旺湖。记忆里,那是片贫瘠的盐碱地。走出村庄,放眼望去,白茫茫一片,像刚落过霜雪。庄稼人辛辛苦苦撒下种子,苗儿要么不出,要么蔫蔫地长着,到头来“种一葫芦收两瓢”,不是笑话,是辛酸。

转机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。当时,县里打响了一场轰轰烈烈的“红旗河”大会战。那是怎样一幅景象!工地上红旗招展,歌声与号子震天。党员带头,群众争先,地排车、独轮车齐上阵,竹筐、扁担不离肩。梁宝寺等七个公社、近万名青壮劳力,奋战整整一冬,硬是让河水改了道。随后,又开挖引河连接运河,嘉祥的水系终得圆满。

自那以后,这片土地才真正实现了“早能浇、涝能排”,不再仰老天爷鼻息过日子。

如今的运河两岸,早已换了人间。高楼傍水而立,良田万顷如织。垃圾发电厂“变废为宝”,守护碧水蓝天;国家级良种基地,“豆甲天下”,连创高产;为民服务中心惠及千家,守望祥和家园……天更蓝,水更绿,老百姓安居乐业,尽享盛世华年。

我家就在岸上住,却再也不是旧时模样。这日子啊,真比蜜还甜。

放手,也是深切的爱

张娟娟(微山)

清晨六点,闹铃照常响起。丈夫朝儿子卧室习惯性地喊了声“宝贝起床”,回应他的,只有空荡房间的寂静。我也又一次意识到——儿子去济南上大学以后,那个总揉着眼睛嘟囔“再睡五分钟”的身影,再也不会出现在这个清晨。

从前的日子,我和丈夫的生活,被早送晚接、三餐宵夜填得满满当当,像台上紧发条的钟表。如今发条骤松,预想中的“自由”没有来,反倒是牵挂:他吃得惯吗?训练那么苦,受得住吗?夜里还会不会踢被子?好不容易等到他午休的二十分钟,忙不迭发去一串长长的语音,往往只等来“还行”两个字。

听说他上周日有半天休息,我和丈夫凌晨五点就驱车赶往济南。三百多公里路程,脑海里全是他见到我们时惊喜的模样。可见到他时,所有想象都悄然落空——他接过零食和衣物,随口应了几句,眼神却总飘向别处。那一刻我才猛然惊醒:原来,从来不是孩子离不开我们,而是我们,没能做好离开孩子的准备。

今早读书会上听到一句话:“判断爱是否越界,就看孩子感受到的是爱,还是控制。”它像一记钟声,沉沉地撞进我心里。往事一幕幕翻涌——逼他穿我觉得暖和的衣服,干涉他选的课外书,他出门每隔一小时就要打电话确认……那时总把“为你好”挂在嘴边,如今才明白,那些密不透风的“关心”,早已成了无形的束缚。

从今后,我愿收起那份“想时刻参与”的执念,不再急切地走在他身前指点,只安然退到他身后,成为一道温柔守望的影子。而我,也将在这场漫长的“放手”里,学习一种更成熟的爱。